

语文课本的谬误之问

玉渊杂谭

杨雪

爱迪生并没有利用镜子聚光的原理救过他妈,医学界普遍认为世界上第一例阑尾炎手术发生在1886年,而课文所述的7岁小的爱迪生救妈妈那年应是1854年。虽然官方已迅速回应,新版教材中不再选用《爱迪生救妈妈》等有争议的文章,但作为学了“假的语文课文”的“受害者”,实在意难平——因为同时得知,伽利略也没做过“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

不论质量优劣,语文课文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有多大,相信走过那段成长经历的人都懂。尤其在信息尚欠发达的年代,那些动辄要求背诵默写的课后习题,把课文内容深深印入幼小心灵。以至于,现在在餐厅打出80、90后怀旧牌,利用上课回答问题、背课文这些概念,拿我们的集体记忆挣钱。而这种源于孩提时期稚嫩天真的认知,对出现在课本里的伽利略、爱迪生、瓦特、牛顿等其人其事,从未产生过怀疑。

当然,机械的教学方法只是加剧了它们被坑的程度,罪魁祸首还是这个“坑”。

看“挖坑”方的解释似乎不无道理,时代在进步,认知在拓展,百密难免一疏,没有哪套教材敢伸出两根手指说“完美”。但显然,目前已知课文里存在的历史、科学谬误,并非一时的认知局限造成的。而令人困惑的是,那么多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不足以濡养青少年吗?为什么非要选用一些从空气中长出来的无作者的文章,让学生们去承担长大后“毁三观”的风险?值得庆幸,在科学面前无法辩驳的谬误,把《爱迪生救妈妈》请出了语文课本。然而,不知道还有多少“神课文”,既论不出硬伤也供不上营养,就这么无功无过地

赖着。而外界对语文教材再多争议也是自娱自乐。

语文教育究竟应该实现什么价值?个人比较赞同作家叶开的主张,回归人的教育。这里说的“人”是大写的,即有独特的、独立的个人价值的“人”。语文教育,应以“人的价值”为核心的综合价值的彻底考量。看近年来选入地方教材的一些文章——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苏轼的《定风波》、戴望舒的《雨巷》、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似乎颇能找到此大写的“人”的感觉。

摄手作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本报记者 刘园园摄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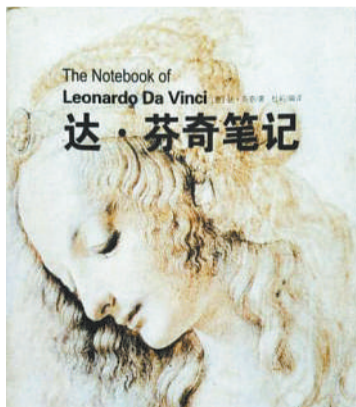
光与影

(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

画坊、芬奇和《达芬奇笔记》

别开书面

张向荣



私生子莱昂纳多·达·芬奇从一出生就无缘父亲从事的职业,受人尊敬且收入颇丰的公证人是不允许私生子身份的人从事的。于是,芬奇在14岁的时候进入了佛罗伦萨的佛罗伦萨的绘画工坊,当了一名学徒。

据记载,佛罗伦萨的画坊是佛罗伦萨当时最好的画坊了。于是,芬奇的生涯就是从画坊的手艺人开始,直到后来成为了艺术家,甚至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或者说,这是如何发生的?

要知道,直到文艺复兴前期,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行会一直是培养手艺人的。15世纪的佛罗伦萨据说有七大行会(《文艺复

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除了贵族僧侣,那些靠手艺吃饭的人都得找个行会加入进去,在意大利,像画画、雕塑这种手艺都没有独立的行会,而是挂靠在其他行会里,有的城市的画家属于医生药剂师行会,有的城市属于乐器行会,有的属于工匠与木匠行会等。画坊这种培养机制就属于这种行会制度,画画、雕塑也不是什么艺术,而是市民家庭装饰、宗教行为所必需的日用品。想象一下在中国过年的时候,老百姓涌入市场里买年画、对联,请尊佛爷,而这些年画佛爷的制造者大抵就类似彼时意大利画坊里的画家。画坊里的教育自然不同于今日学院派,更没有艺术家的挥洒自由,而是和杀猪宰羊类似,教你怎么调色、怎么给羊皮纸打底。当时的画家钱尼诺曾写过一本绘画的教材,传授的正是诸如用乡下母鸡和市镇母鸡下的蛋的蛋黄调色所产生的不同效果之类的经验。经验便于代代相传,也墨守成规,画画自然也就只是一种手艺而不是艺术了。

而从《达芬奇笔记》中可以看出,在他手里,绘画已经远远不止此类手工技巧了。在当时透视法已经出现的基础上,芬奇谈论的已经是诸如阴影、结构、清晰、朦胧、诗意等等高度成熟的绘画观念了。正如他在《笔记》里对绘画产生的说法:“第一幅绘画只是沿着阴影边缘描摹的寥寥数笔”。这种对绘画本质的新奇言论是从来没有过的。

绘画在芬奇手中,可以说经历了从手工到艺术的巨大转变。

芬奇的幸运,除了他本人的天赋之外,还是因为赶上了文艺复兴这个好时候,也赶上了佛罗伦萨这位老师。15世纪,文艺

复兴已经开始,风气渐变,尽管有程度深浅,但人人得而沐浴。史载,佛罗伦萨的画坊除了教授各类绘画的手艺,还因为佛罗伦萨本人的缘故,在其中教授诸如化学、机械、建筑、医学等在文艺复兴时期正时兴的玩意儿。所以,芬奇的才能在这些训练中得到了真正的发挥。

画坊对达芬奇的影响是深刻的,尽管他后来和老师反目,特别是瞧不起老师的绘画水平,但我们不能否认画坊对芬奇的培养。可以说,一方面,画坊塑造了芬奇作为文艺复兴人物的独特面孔,另一方面,他作为文艺复兴人物的核心不是科学或别的艺术,只有绘画。

这在《达芬奇笔记》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我们习惯了说芬奇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但其实,作为画坊学徒出身的芬奇,和那些大学教师、僧侣出身的文艺复兴者并不相同。我们熟知的文艺复兴人物绝大多数都是靠文字而传世的,他们研究拉丁文、希腊文,在著作中引用古希腊罗马先贤的格言,发掘、阅读并伪造古希腊罗马的文献。显然,芬奇不是这类人,他的拉丁文是后来自学的,为此他还自称“文盲”。芬奇甚至对这类书斋里的人文主义者颇不以为然,因为天性和画坊的生涯使他更愿意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事物和风景,研究自然的原理。《达芬奇笔记》就是他这种艺术方法的最好写照,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建筑皆是如此。他是靠第一手经验来工作的,《笔记》就是他的经验的集合。而那些钻研古代文献的人文主义者,并不是他效仿的对象。

与之相辅相成的,则是绘画在《笔记》中的核心地位。关于《笔记》往往有两个片

面的印象:一个是《笔记》在上个世纪突然风靡全球,翻译成各国文字,中文版都有好几个,似乎《笔记》是一部完整的在当代才被考古出来的古董;另一个则是凡阅读《笔记》的读者,无不对芬奇关于所谓坦克、飞机、自行车、潜水艇之类“现代”机械的绘图津津乐道,甚至以为芬奇是穿越到古代的未来人。

其实两者皆不然,《笔记》是各种凌乱文献的总称,从芬奇死后就开始流传,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成为如今的样子。《笔记》之所以能够流传这么多年,关键不是因为什么机械,而是绘画。芬奇在《笔记》里不仅记录了大量绘画的技巧——这都是他经验的积累,还颇为抽象的谈论了绘画的理论、哲学。这些从他死后就是艺术家们珍视的秘籍宝典。《笔记》里芬奇已经明言:绘画不仅高于雕塑,甚至高于数学。当代有学者研究认为,芬奇是要自己撰写画论、工程学之类书籍的,所以才留下海量笔记,可惜“文艺复兴三杰”个个都是拖延症患者,所以芬奇至死都没有写出书来。

芬奇在文艺复兴史、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至今已经无可撼动,他是一个全面的人。他的科学态度决定了他既能在绘画方面树立地位,有力改变了以往绘画的技巧和理论,把画家从手艺人变成了艺术家;也能使他有意无意的在其他艺术和科学领域有如此丰富的卓异创造。阅读《笔记》,不禁会想起他青少年时期在画坊的岁月。是画坊的教育酝酿了他的品位,催生了《笔记》的内容,而《笔记》的核心是绘画,两者相互印证。这便是《笔记》里我所看到的芬奇。

影像空间

《天才捕手》: 读懂一段君子式的感情

胡一峰

每一页出版物的后面,大概都有一段编辑和作者的心灵秘史。据说,鲁迅当年对待青年作者的态度就是“凡有可造之材,不忍其埋没”。现在,迈克尔·格兰达吉导演的影片《天才捕手》以另一种方式复述了这句话。这部影片是根据《麦克斯·珀金斯:天才们的编辑》一书改编的,讲述了图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发现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帮助其成名,以及两人之间感人的友谊。

电影一开篇,编辑珀金斯枯坐在逼仄的办公小屋,脸上平静如水,一支红铅笔,在纸上缓缓划过,像老练的外科医生操作手术刀一样娴熟地处理着桌上的一沓稿件。当他回到家中,家人喧闹的氛围,也与他保持着一种客客气气的距离。一颗沉稳而孤寂的心灵,就这样展现在人们面前。是的,编辑总是和这个世界相敬如宾,只有天才的稿件才能像一颗锐利的石子,一举击破他们的心潮。怀揣文学梦的沃尔夫,就是这样一颗石子。当他带着自己的书稿走进珀金斯的生活,编辑心灵所拥有的博大、坚韧和洞见,一霎那间便展现了出来。这位一手发掘了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的天才编辑,又一次成功地把沃尔夫送上了文坛最耀眼的地方。影片所有的故事也在这里如水银泄地铺陈开来。

编辑和作者再度合作,两人对坐在小屋中,把5000多页的文稿锤炼成一部现象级的畅销书《时间与河流》,沃尔夫再一次收获无数好评。而危机,就像一个尾随的刺客,总是他

的对象得意志满之时果断出手。沃尔夫的女友开始抱怨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又嫉妒珀金斯在她男友的世界中占据了过多的位置。追求事业还是守卫情感,享受世俗抑或遵从内心,此时,故事溢出了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延伸到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触及到了每一个追求梦想者几乎都会面临的拷问。

其实,《天才捕手》中类似哲理的闪现还有不少:当沃尔夫情真意切地在新书前言中致谢珀金斯时,珀金斯同样诚恳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忧,他付出心血的删改,到底是提高了作品,还是让作品变形走样。当昔日当红的作家斯科特江郎才尽、生活困窘,珀金斯抱以理解和怜悯,并以此教育沃尔夫,活着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享受生活或所谓奋斗与成功,还有应承担的责任,包括养家糊口、生儿育女,关爱他人,以及从事对他人有利的工作。

实事求是地说,《天才捕手》有些温吞水,甚至无法配得上这个跳脱的片名。片中既没有什么大场面,又没有特别揪人心肺的情节,对于惯于视觉奇观刺激的观众而言,或许多少会觉得味同嚼蜡吧。不过,我倒觉得,一个成熟的、有文化的人,更需要学会欣赏这样的影片,学会从演员很见功力的表演中,读懂一个正常的故事,进而理解一种成熟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成年人间的惺惺相惜,毫无小儿女无病呻吟的作派,更没有刻意营造的要死要活,相反,不急不缓、温润如玉、平淡如水,就像在影片结尾那一刻,珀金斯读着沃尔夫临终前寄给他的信,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落在信纸上,但依然保持着一份克制。

时光机

不可一日无手机?

李进东

假期带着家人去哈尔滨玩,在一个稍显偏远的景点购买门票时,被告知只能使用现金,不能刷卡,也不能用微信、支付宝。因为所带现金不够,只得找不认识的游客借钱,再通过微信转给人家。一阵求助,买票问题是解决了,但也耽误了不少时间。等出得景区叫网约车时,大概与过节有关,半天没人接单。打出租车吧,也得用现金,于是又是一通折腾。

这样的困事,可能不少人都遇到过。其实在并不算太远的过去,出门特别是出远门,把钱带够,是一个根本用不着强调的简单道理。如果能循老理儿,不过是多个心眼,提前去趟银行的事。可是我们就是想不到,或者是想到了也懒得多走那几步。为什么?因为觉得根本没必要。只要有手机有WiFi,什么事儿办不了?

确实确实,现如今,交通查询、水电缴费、酒店预定、医院挂号、物品买卖、资源共享……方方面面大事小情,通过移动互联网,大多都可以分分钟搞定。移动互联网,已经全方位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一部手机胜过一对翅膀,几乎每个人都在享受这种便捷。古人说,不可一日无酒。现在恐怕要改成“不可一日无手机”了。地铁上,马路边,电梯内,公园里,“低头族”随处可见。毫不夸张地说,离开手机,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如果说有一种东西能让人们产生群体性的、全方位的依赖,那么现在,移动互联网正在成为这种东西。

移动互联网已经带给我们的,值得欢呼;即将带给我们的,也值得期待。但同样值得我们深深思考并反省的是,有没有什么东西已经或正在被带走呢?

诚然,无数的丈夫已经从陪妻子逛商场的百无聊赖中解放出来,无数的主妇已经从锅碗瓢盆的变奏曲中解放出来。但是,风驰电掣的快递小车,正让我们忘记动手,在便捷中变得越来越懒惰。诚然,手指一点便知天下大事,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复制粘贴须臾可成文章,平添了我们的自信。但是,百度、知乎的渊博和深刻,正让我们忘记思考,在从容中变得越来越迟钝。诚然,评论点赞使得千里万里不再那么遥远,潜水冒泡也使得孤身一人不再显得寂寞。但是,微博微信们的迅速和多彩,正让我们忘记真诚,在优雅中变得越来越冷漠……

不能想象,我们还将发生哪些改变。而且,对于这些改变,也很难给出一个全面深刻而又恰如其分的评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正视这种改变,并有所警觉。我们不应被移动互联网困困而不自知,更不应在手机精确导航定位中把自己走失。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两天不用手机,一周不开微信,朋友聚会手机集中“上交”,用看书挤压“低头”时间……这些看似有些刻意的举动,实际上准确反映出了一种共同的忧虑和紧张。《朗读者》《见字如面》这些带着温情的节目能够引起反响甚至走红,应该也是明证。

其实手机并没有错,它不过就是一支钢笔、一把炒勺。关键在于我们,和我们的选择。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